止堂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止堂集

(一)

彭龜年撰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止堂集目錄

卷一
奏疏五首
卷二
奏疏八首
卷三
奏疏八首
卷四
奏疏十五首
卷五
奏疏十首
卷六
奏疏十一首
卷七

狀十二首
卷八
經解十九首
卷九
策問十首
卷十
序五首
論二首
卷十一
書十二首
卷十二
書十四首
卷十三
啓十五首
卷十四
講義進故事附四首
跋四首
記一首

啓十五首
卷十五
牋七首　頌十首
銘銘跋附二首　箴十一首
冠辭二首　祭神文十一首
祭文十首
卷十六
四言詩十六首　五言古詩四十七首
卷十七
七言古詩七首　五言律詩二十五首
七言律詩十四首
卷十八
五言絕句五十三首　七言絕句六十首

臣等謹案止堂集宋彭龜年撰龜年字子壽清江人乾道五年進士歷官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遷湖北按撫使坐事落職尋復官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謚忠肅事蹟具宋史本傳龜年官右史時面

折廷諍。劘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風。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尙五十餘篇。敷陳明確。多關于國家大計。其論光宗不朝重華宮疏凡三四上。至于伏地叩額。血漬氈凳。光宗亦爲之感動。又嘗事寧宗于藩邸。有舊學之恩。卽位後。數進讜言。拳拳懇到。因風雷示變。極陳小人之竊權。及朱子以論韓侂胄被絀。龜年又上疏請與同斥。今諸疏並在集中。其嚴氣正性。凜然猶可想見。史稱其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故生平雖不以文章名。而懇惻之忱。與剛勁之氣。浩然直達。語不求工而自工。固非擊帨爲文者。所得絜其長短也。宋史藝文志載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益以歷代名臣奏議所錄。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詩二百二十二首。依類編次。釐爲十八卷。雖較原目所存。祇什之四。而其一生建白之大者。亦已略具于是矣。至若祝語諸篇。本非文章正軌。今刊本概從刪削焉。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學士臣陸錫熊

侍講學士臣紀　昀

纂修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止堂集卷一

宋彭龜年

奏疏

乞留侍御史劉光祖疏 紹熙元年四月上時爲太學博士

臣等備數學官，素餐無補，事有職守，不敢越思。惟念國家開設學校，所以涵養天下公議之原，而妊[illegible]懂以課試文藝，苟求塞責，誠不足仰稱明旨。日夕憂懼，不知所爲。適有一事，偶關士氣之消長，[illegible]
位小嫌，緘默自愛，揆之初心，實所不忍。臣等伏見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論紛紛，皆謂因論吳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遠小臣，不能盡知，或是或非，皆不敢決。然臣等竊以爲不可者，偶留近侍，而遽遷臺臣，其于國體所繫甚大。臣等嘗竊觀祖宗借重臺諫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見聞。劉安世劾胡宗愈等二十餘章，而不以爲瀆；貴重大臣，如文彥博因唐介一言，爲之亟罷，而不以爲橫。蓋所以優假直臣，奠安國勢，其爲計慮至深遠也。今光祖論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進端，亦未必寵任如彥博也，而祖宗處之如彼，陛下處之如此，比而觀之，孰得孰失，當不待人言而後喻矣。陛下嗣登大寶，始初清明，隆寬盡下，邁迹三五，豈容有此瑕玷傳播四方，寧免疑惑。況天下士氣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籍籍，皆以爲不可，而告陛下者，曾幾何人。平居則仰屋竊嘆，遇事則緘默不言，陛下既未有以興起斯敝，而敢言者復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爲戒，甚非國家之福也。臣等私憂猶不止

此。陛下所以邊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適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適然拒之太堅。小人不知。必謂其徒待君如此其專。據勢如此其固。附聲託影。寖成驕橫。則他日將有不勝憂者。當是之時。臣等恐陛下尤費區處。不止如今日也。陛下天資恢廓。以虛受人。于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無親昵近倖之意。而邊進端。其終亦無厭薄臺諫之意。而邊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羣情共憂。所當深慮。昔韓維因論臺官進退。有曰。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勢非不能黜也。以爲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爲也。老臣憂國。其言懇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氣。更加審處。少抑近倖之恩寵。以伸臺諫之公論。仍留光祖。俾復其位。使天下曉然知陛下聖德光明。本無偏倚。自此無復顧慮。各罄心腹。以不負陛下任使。實宗廟無疆之福。臣等冒犯宸嚴。罪當萬死。不勝俯伏俟命之至。

乞寢罷版行時文疏　紹熙元年四月。

右臣待罪太學博士。昨准國子監開。備准尚書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不閱舊來典實之文。而專意近日虛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試取士。欲其不習時文。固不可得。如舊來之典實足矣。今欲一洗其敝。當自成均始。乞令監學官。公共精擇舊來時文。謹嚴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實學者。經義詞賦論策各若干篇。許之版行。以爲程式。奉聖旨依劄付本監。本監開臣及監學官詳臣寮劄子內事理。將新舊時文。分官精擇去訖。臣竊詳臣寮申請。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學教天下士之法。

雖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實自此始不可不慮也請爲陛下晝一陳之臣聞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尙文詞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猶開目取物既能識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惡以文詞取士猶閉目取物大小美惡無所不收左採右獲庶幾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蓋爲是也先正有識之臣率以爲病故司馬光謂取士之道當以德行爲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能近世以來專尙文詞文詞乃藝能之一耳未足以盡天下士也鄒浩嘗論科舉謂上自輔弼之大臣下至州縣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問之屬以文詞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實誰與成天下之務哉然則取士以文已愧于古況教以時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東南東南之士不患乏詞藻惟患不篤實今居東南之地用東南之人猶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竊所謂不閱經史子集之文而專意于時文是也夫舊日典實之文乃根本乎經史子集今日虛浮之文乃自時文壞之今不教之研窮今古依據義理以涵養根本而復教以時文是惡其濕而使居下流此不可二也夫謂之時文政以與時高下初無定制也前或以爲是後或以爲非今或出于此後或出于彼止隨一時之去取以爲能否今求其義理精深文字渾厚者能有幾何縱得一二十篇其格又多不與今同捨之則失簡別之本意存之則破文字之近體此不可三也或者必曰朝廷方以時文取士今以時文爲不足學則是當併廢之而後可烏足爲通論臣謂不然天下之材不可一律取也朝廷設科止爲中材地爾欲使高者可使俯而就卑者可使企而及豈謂天下士盡可以科舉之文得之唐韓愈謂來京

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以爲可無學而能由此觀之有司所取之文天下固有以爲不足學者也天下雖不能皆韓愈然豈可輕天下無韓愈哉朝廷取人固欲其如愈不欲其不如愈也今乃一切以時文教之編類成帙公私刊行凡應進士者家家售之父詔其子兄語其弟以爲朝廷取士不過如此朝讀夕思惟此是習經史子集將覆醬瓿臣恐天下文章益見凋敝必又甚于今日也先朝諸臣皆欲尚德行以救文敝而今乃欲擇時文以教舉子其于本末毋乃甚舛歟此臣所以知其不可也臣聞先朝嘗欲更定四場去留指揮時鄒浩爲潁昌府教授乃沿工執藝事以諫之義抗疏論列今臣爲學官職分所在明知不可而以成命既頒忍口不言詭隨苟從是不忠也實孤臣志是以不避斧鑕之誅肆其狂愚欲望聖慈下臣此章與臣寮之言參訂得失如臣言可採將近日精擇時文指揮特賜寢罷止令學官于公私試文字精加攷校以義理明正者爲上學問淹博者次之文采華贍者爲下苟不入格雖是中選不許刊行去取既明趣向自正舉子之文將不求典實而自典實矣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雷雪之異爲陰盛侵陽之證疏紹熙二年二月

右臣伏覩二月某日國子監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云云臣官爲博士不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即嘗博攷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讜直已至館職啓沃之論當復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浹旬沴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爲雪逮至壬辰日光已見而雪猶不

止陰盛侵陽一至于是聖心憂惻必倍于前臣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祿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亦爲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假便文之誤以負事君之義又況秦置博士掌通古今逮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采摭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開列如後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雨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縱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譖兆矣鍾巫之難萌矣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于厎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罰也于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恆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恆雨之罰也于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弑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右臣開具在

前。竝是經史本文。別無刪潤。其中雖多忌諱之語。不當陳于盛大之時。然若不撫前世之禨祥。何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徵。而徵之在人。亦復不齊。難執一條。以盡天意。自春秋書魯隱公雷雪之變。說者以爲公子翬之應。由茲以降。大率皆依據其說。以驗其災。證雖不虛。意則未廣。質之聖訓。殆不如斯。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而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儻悉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微之變。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得其大綱者有三。推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故能首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羣動。而所謂剛者。非曰獨擅威福而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牽制之謂剛。無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屈枉之謂剛。無所縱弛之謂剛。陛下自登大寶。二年于茲。寬仁如湯。懿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少剛斷。得非于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羣臣有以剛斷之說勸陛下者矣。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棣。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一章而徑罷。降人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回。此剛斷之失者也。夫大有剛健。必本于明。中庸三德。知先于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不疑。是以先臣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抑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一也。國家崇奬臺諫以爲耳目。政恐人情下壅。

弈宄內萌。若非剛正之臣。必重仇怨之慮。責之以言。尙恐顧望。既言復沮。誰復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爲盛德。而諱忌鯁論。尙有疑形。臣觀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效。雖聽用固亦不少。然或不行。或訓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于全臺彈擊。近時罕聞。假使發之之輕。尤當勉彊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伉直之風聲。垂裕之謀。莫便于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我不違。深恐臺諫之輕。甚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實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然其輔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久。故輪夜直。款侍燕閒。不獨共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逸豫之隙。竊聞近日宣召夜直多在詰朝。臣不知蠲蜎遊息之時。何以爲存養夜氣之道。陽明升則德性自用。陰濁盛則物欲必行。保護淸明。孰如義理。臣聞唐宦官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要知小人陷君于惡亦有術。然則人主欲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旣疎。善言方邇。深思大禹之策。政反士良之謀。蓋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三也。臣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爲天下昭德。塞違。然後可以臨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椿下庫所藏寶器。陛下已宣取入內。夫藏之內府。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並寘于外者。蓋有說焉。似聞象簟之類。則沒入之器也。四圭有邸。則祀天之器也。此豈容寘內府哉。往者藏之外府。蓋崇貴德之義。踐塞違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宮中。其爲損豈細也

耶。至如封椿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壽皇聖帝在位之時。間有宣取。蓋以閱武內庭。欲備犒賞。故實以犒賞之數取之。非託以爲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爲言者。蓋取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雖有少府之藏。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別。公使而用軍資之錢。則爲礙條法。陛下既爲天下之主。豈可不以身率天下。內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于封椿乎。陛下雖曲從近臣之請。更不取撥。然前日陛下所以爲此者。必以內帑錢乏故也。今若欲留封椿之錢。必須痛節內帑之費。費儻不節。錢必不繼。則陛下能保後日之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必從其請如今日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周防詳密。蓋示名分尊嚴。若以式律言之。夜開宮殿及城門者。皆須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之門。幷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既聽。卽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竝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立法。自有遠謀。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有何緩急。自弛隄防。臣聞仁宗朝。兗國公主深夜入宮。呂誨卽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歷門戶管當人。乞行取勘。以謂宮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內。猶被按劾。況下于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別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

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閔。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于天變。殆非一人之所爲。然陛下尊據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自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處。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爲。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之。非爲身也。爲法也。非爲法也。爲國也。周昭一醫官耳。何致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違礙竝免。夫既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說。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既啓。後孰窒之。故曰。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盛。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近事明之。陛下爲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卽倡言于外曰。減諸軍雪寒錢。蓋欲藉此以動搖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聽。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匱如此。若不撙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朝耳。北朝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爲彼之禍。亦將爲我之禍也。

蓋爲彼禍首者。必假我以爲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處之。受之則與北朝爲敵。而吾亦無以處彼。攻之則是爲敵人除害。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于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劒外之兵耳。今劒外之兵。何啻如貫誼所謂股大于腰。又苦蹉蹩。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止有寬兩蜀之民。爲彊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兵不可闕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既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二也。二廣鹽筴。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搬客販兩說爾。官搬則利于廣西。客販則利于廣東。廣東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鹽。則廣東之鹽。必發洩不行。使朝廷催迫賣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贛州諸縣。竝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既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贛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摧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爲活。官鹽既不流通。必歸罪于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辰沅靖。俱有戎獠之患。惟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撫。諸戎又經敗衄。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搖動邊陲。而數州邊防。聞甚苟簡。至空有寨柵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猝有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今概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于現錢。官私便之。

似覺無敵然杞人慮短嘗竊憂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泉貨埒權者此無他官司許作現錢入納而市井兌便者稍衆也有如緩急富人收兌便之鋪私下無換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未必不擾近日湖北稍稍見矣緣湖北會子當來止于湖北京西界內行使襄漢戍卒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易然其會子止到鄂州便著兌換而官司無以權之總司入納又視市價不同現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百左右會子既輕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愈難變轉而會子愈輕矣諸軍洶洶頗以爲言特未有征行未敢發耳是豈可不預計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五也推是求之特不止此姑舉其大者條列以上仰惟陛下踐臨天位以來五穀順成四方無虞仰觀乾象俯察地理災異絕少而人情初不以爲喜今忽有此異才數日耳而人情莫不以爲憂不論賢愚不問貴賤各隨所見推步陰陽天動于上人憂乎下是何故也得非志不足以勝氣乎以臣觀今日之勢政如衰弱之人天和氣燠左右顧忌猶恐不免忽遇風寒雨濕之變使有所感觸其爲疾疢豈不易耶當是之時猶不謹審服食精調起居以爲保養身體之策臣不知其可也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修德以人親近儒生以講治原獎進君子以御小人大明公道以正風俗增重臺諫以彊朝廷節用愛人以厚天下選擇守令以起內治博求將帥以固疆圉然後天變可塞人情可紓保國寧家政在今日臣之區區猶有未盡夫人君之道莫先于修德莫切于愛身人臣納忠于君亦莫如修德愛身之爲急恭惟壽皇聖帝勤勞天下二十餘年精神未衰志氣尚彊即以大位付之陛下蓋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既即大阼四方之人莫不延頸舉踵望陛下德業日新名譽

日隆。以仰答壽皇聖帝付託之重。而道塗流言。皆謂陛下宮中宴飲。稍失節度。其事信否。固未可知。然萬一有此。則于修德愛身之道。無乃虧乎。夫酒之爲物。傷性敗德。莫加于此。匹夫溺之。尙且足以殞身喪家。而況人主乎。側聞仁宗皇帝在御之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司馬光奏疏以爲燕飲過差所致。因乞悉罷燕飲。以解皇天譴告之威。夫日食地震。江淮騰沸。風雨害稼。以陰陽感應之理推之。何預乎宴飲。而光直指以爲言。蓋人君之身。上與天通。光之所言。卽洪範庶徵之微旨。然則臣之所謂以類而推。隨事而正者。非臆說也。惟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念祖宗創造之艱。念壽皇委寄之隆。念天下屬望之深。側身應災。改過不吝。人情天意。本不相遠。陛下今日儻能擇一二過舉之事。繫人耳目者。先與改圖。然後命兩府大臣。悉更敝政。內外聞之。孰不歡喜。如此則何災不弭。何變不消。永保生民。丕享大福。臣命輕螻蟻。言涉乘輿。席藁待誅。不能望赦。臣下情無任戰慄之至。

繳進宣取續資治通鑑長編奏（紹熙二年十月。）

右續資治通鑑長編一部。計一百五十四册。用黃帕三幅封進。外臣照對此書。元有兩本。一本蕭知瀘州日投進。其書頗有未備去處。蕭知遂寧府日。遂別刪修一本投進。比之瀘州之本。最爲詳密。蕭又有一本。書名長編舉要。撮其凡目。尤可參攷。緣本監所錄。止是瀘州本。其遂寧府所進本。及舉要。現藏祕書監。欲望聖慈。一幷宣取。庶幾可備乙夜之覽。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優遷臺諫沮抑忠直之弊疏（紹熙三年。）

臣聞言路通塞天下治亂繫焉言路通則雖亂易治也言路塞則雖治易亂也仰求前監方册昭然臣敢不爲陛下縷縷陳之臣伏見陛下自登大寶隆寬盡下廣覽兼聽揆之于古未見其比而近日臺諫之官稍稍伉直者多不得久于其職大率優遷其官以去之臣不知其故何也夫假遷官以逐言者此近世最敝之法陛下奈何數出而用之乎消磨精銳沮抑忠直莫甚于此且臺諫之官皆朝廷擇而後除使其言可行則爲稱其職當留而不當遷言不可行則爲不稱其職不當遷而當去而乃舉措倒置是非易位臣不知陛下所以勸懲天下果何術也恭惟本朝崇奬臺諫列聖相承視爲家法傅堯俞嘗謂言事之官許令風聞祖宗之詔曲全過當許風聞則豈皆責實賜曲全則欲其盡言如此求之猶恐未至臣觀南渡以來臺諫忠鯁大率不逮祖宗盛際每有所言亦不過三數章而止安有二十三章劾胡宗愈十九章劾章惇如劉安世者乎全臺彈劾不聽亦已安有上章不報率同列進見列拜于御座之側如孫忭論温成典禮者乎聞有宣諭唯唯稟承安有召赴都堂宣諭而論列如故如傅堯俞之論張舜民不當罷者乎言有不合苟得美官奉身而去安有以去爲諫冀上感悟如程顥之不受提刑司馬光之不受樞密傅堯俞之不受吏部侍郎者乎臣不知先正諸臣剛決勇敢一至于此以爲無上耶則近世愛君未有過于諸臣者也以爲沽激好名耶則忠實懇惻亦未有以過于諸臣者也而祖宗容受聽納若恐傷之得非以朝廷紀綱之地不容不重爲社稷宗廟大計自當爾耶陛下試取先正諸臣奏議反覆詳觀然後知祖宗寬大人無不盡之言今日臺諫略無先正之直陛下倘舍己從人如舜改過不吝如湯不惟聽人之言而又且導

之使言。不惟容人之直。而又且激之使直。臣尙懼士氣消靡已久。不能頓然作興。而況從而阻之耶。臣是以知士氣不可不伸。夫奸宄之人。何世無之。惟藉臺諫嚴重。有以折其萌芽。而臺諫之士。所以能震慴奸宄。惟藉人主聽納其言。假以聲勢。今臺諫之士。消沮如此。臣恐在內之奸宄。乘此隙以蠹其內。在外之奸宄。執此隙以搖其外。陛下雖欲高枕而臥。不可得也。且臣嘗熟察臺諫所以數忤陛下者。蓋有由矣。非以陛下身有失德。惡人正救。如前代拒諫之主也。特不過攻擊權倖。不協聖意耳。夫權倖恩寵不行。不過一夫怨。而怨歸臺諫。臺諫言論不行。能使天下怨。而怨歸陛下。陛下奈何不忍一夫之怨。而獨任天下之怨乎。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欲一言于陛下之前。不能自已也。臣反覆思維。今日陛下。惟有導人使諫。足以救此。臣猶慮聲勢已動。未易頓回。政須陛下廣開聖心。掃除芥蔕。遵用仁廟召還唐介故事。揀別向來以諫去國不由人言之人。擢用一二。示天下以聽納之機。其登對臣僚。議論忠讜者。稍旌別之。示天下以聽納之實。庶幾聖德昭明。羣疑解釋。不勝幸甚。

止堂集卷二

奏疏

論聽言宜辨是非邪正而以講學明理爲本疏紹熙三年八月輪對時爲御史臺主簿

臣聞天地以虛爲德聖人所以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焉者亦惟虛而已矣恭惟陛下受天明命臨照萬國自御極以來天下之事一切以虛心應之執政大臣日有闔闢無一事之不下侍從論思給舍繳駁臺諫劾奏無一言之不聽內而百執事外而監司郡守一遇奏對無不自以爲稱愜上意雖舜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言則拜何以過此然臣區區之愚猶願有陳于陛下者蓋以天下之理有所謂可亦有所謂不可夫虛者豈一于可之謂哉無可不可者虛也有可不可者理也試觀之天地之化何嘗有所偏倚其無所偏倚者天地之虛也然陰陽寒燠之氣動植飛潛之性長短小大之形亦何嘗有所變易哉所不可變易者天地之實理也夫是非邪正此實理之在人而不可變易者若是謂是非謂非邪謂邪正謂正物各付物而吾無一毫私意介乎其間豈不如天地之虛哉儻是非邪正未嘗辨析而徒曰吾虛心應之吾之應之者若其人正其言是則是虛也達而爲堯舜不難也若其人邪其言非則是虛也反而爲禍亂亦不難也孔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夫無適無莫豈不甚善然非義之與比則有所不可故無適無莫而義則爲從善如轉圜無適無莫而不義則爲用賢如轉石矣是可不察哉臣觀

陛下數月之間。用人納諫。聖心愈虛。盛德彰明。天下歡喜。太平之期。指日可冀。而臣之私憂過計。益不自已者。誠願陛下于是非邪正之間。深加聖心焉。臣非敢議陛下今日虛心以爲非是。誠以是非邪正。未易判別。異時不幸有不肖者。竊陛下虛心之機而用之。或誤陛下。陛下儻懲今日爲監戒。則將猜忌關防。表裏不應。其患又有不可勝言者。此臣所以有狂僭之言也。抑臣之言。猶有未盡者。臣聞之。能明理。然後能使心之虛。能講學。然後能使理之明。夫天下之事。紛紜淆雜。日至乎前。利害之相形。賢否之相蒙。千變萬化。不可窮詰。而陛下以一人之聰明酬之。可不謂難哉。陛下隨事而應。雖無不聽之言。事過而思。豈無既往之悔。萬一有之。陛下亦嘗察夫悔之所以然乎。是必於理有所未明。所以於事不能無誤。臣是以知講學之不可緩也。恭惟陛下自得聖學之高明。多閱天下之義理。是非邪正。固已瞭然。然而理本無窮。學斯不足。若絲毫有所不察。則禍亂或從而生。臣愚欲望陛下精攷聖賢之言。多親儒學之士。公好惡以合天道。辨義利以察人情。常使聖心昭明了無蔽惑。如冰鑑之清。而妍醜自見。如尺度之公。而長短自形。此聖人之所謂虛。而與天地相參者也。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乞復祖宗舊制重經筵親儒士置夜直之員疏紹熙三年八月輪對第二疏。

臣聞講讀之官。責任最重。故程頤謂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以臣觀之。君德不修。雖治難保。要知經筵之重。尤在宰相之先。是以祖宗增重此官。具有成憲。未得之。則求之惟恐其不廣。既得之。則親之惟恐其或疎。揆之近時。頗非其舊。臣敢爲陛下條列陳之。臣觀祖宗精擇經

筵不限資任。或以布衣而就職。或解政柄而復爲。蓋以勸講之臣。當用明經之士。經須素業。人各有長。儻平時未嘗留意於斯。則雖賢何以克堪其任。今不問所學類以序遷。此非其舊者一也。臣觀祖宗引對臣寮。莫如經筵親密。在太祖朝非時召王昭素講說經書。在太宗朝命呂文仲爲侍讀。多以日晚召見。及眞宗嗣位。首置侍讀侍講學士。命邢昺、楊徽之、夏侯嶠爲之。常令昺宿祕閣。訪問或至中夕。自此遂爲故事。夜直率置常員。不特與之究義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蓋聞古今之治亂。則警懼易動。聞閭閻之艱苦。則憂念自生。退卽宴閒。必無過失。聖謨深遠。人未易知。竊見近日宣召經筵多用書接。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爲保養夜氣之方。此非其舊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學問。不愧古先。嘗於郊禋之時。豫展講讀之日。厥修時敏。何待人言。而臣之區區猶及此者。臣嘗見范祖禹所編帝學。上下數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學之篤者。陛下欲法祖宗。捨此宜無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揀拔名儒。眞之講席。但問經學之深淺。不校官資之崇卑。官大則加之學士之名。官小則任以說書之職。日與之講論義理。夜與之商略古今。自此聖性日益高明。聖德日益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保國寧家。莫先于是。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附曰。記上覽疏諭曰。祖宗最是于經筵留意。遂奏曰。陛下必嘗攷究本末。太祖一時親近儒生。雖是講文治以抑武功。要知最爲好學。自是太宗眞宗仁宗講學尤切。所以于經筵留意如此。上曰。神宗亦好學。遂奏云。人君以一身當天下萬幾之繁。是非邪正。如何辨別。須是講學以明理方得。臣此一劄。政與

前劄血脈貫通上曰近日邪正卻分明遂奏云臣竊觀今年比之去年稍清明但邪正之間更須聖明常常密察此雖堯舜亦以爲難不可不謹上曰畢竟今日正人多又奏云亦安能使舉朝皆正人但不正之人莫使在緊切路頭方好又諭云夜直有說因奏云儒臣夜直最爲有益古人謂陽明升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夜直得一二儒臣以義理相磨切此意味甚長不比其他上曰親儒生有益果然

論愛身寡欲務學三事紹熙三年

臣聞古者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凡天下之言無不達于上近世惟宰相日得獻替于天子侍從臺諫之言其進已有限矣卿監而上雖有轉對然歲或不得再見也至于百官輪對大率近三歲始一周爾言之得達于上如此其難而當言者又不切當焉得稱爲人臣出入周行乎臣則不敢臣之欲有言于陛下者有三曰愛身曰寡欲曰務學然治國莫急于愛身愛身莫切于寡欲寡欲莫先于務學其實則一而已耳何謂治國莫急于愛身古者人君三公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宰相實兼三公之貴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傅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于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也人君退朝之後不過女子小人以姑息之愛奉其君爾夫姑息之愛身體之賊也而可不慮乎恭惟國家大業未復大讎未雪壽皇聖帝臥薪嘗膽未酬此志舉神器而付之陛下政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不辦十分憂勞豈易克集此事自天下言之陛下誠不可不愛身也壽皇聖帝退處重華怡神養氣有陛下任其付託之重雖無復一毫天下之憂然父母愛子至老猶切人之情也陛

下朝夕起居之宜。飲食疎數之節。壽皇能頃刻置念己乎。自陛下言之。尤不可不愛身也。故曰。治國莫急于愛身。何謂愛身。莫切于寡欲。外作禽荒。內作色荒。酣酒嗜飲。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自古人君治亂之道非一。然大要不出是數者而已。陛下自登大位。六飛時動。後宮嬪御。寵遇絕少。宮禁興造。外亦罕聞。不可謂欲不寡矣。但道塗之言。或謂宮掖之間。宴飲爽節。夫酒之傷性敗德。固不待言。臣竊讀本草。酒性大熱。是以凝寒則不冰。沃火則益炎。醞酒之地。雪霜不積。推此數者。天下之熱。未有加于酒者也。竊聞聖體嘗苦瘍疾。此非其致之之由耶。抑又有大可慮者。酒之爲害。不特不嗜飲者病之。嗜飲者亦病之。何也。自其既醒必悔。所以知其飲之過度。非其本性然也。蓋酒與女子小人相似。近之則不可遠。非不欲遠也。既近之。則遠將不能也。臣嘗觀不嗜飲之人。每飲則昏。嗜飲之人。不飲則昏。飲而昏者。氣爲主也。故有酒則氣亂。不飲而昏者。酒爲主也。故無酒則氣奪。是一日不飲則榮衛脈絡。若不可支。蓋酒已勝氣。氣不能自主其身。故致于此。因循陷溺。不至沈湎不已。聖之與凡。雖曰不同。而人之氣體。未嘗有異。陛下宮中無事。小小宴飲。固不至此。然臣區區愚忠。政恐其不已而或至于是。則非陛下愛身之道也。故曰愛身莫切于寡欲。何謂寡欲。莫先于務學。臣聞善惡之理。相爲消長。此盛彼衰。不能兩大。所以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善言既親。旨酒斯遠。臣觀祖宗親近儒學之深意。乃是消弭人欲之微權。每以夜分之時。率召經筵之士。不獨欲究義理之粹。蓋亦大爲逸豫之防。蓋聞古今之禍亂。則警懼自生。聞閭閻之艱苦。則憂慮必切。退卽閒宴。必無過淫。竊聞近日宣召經筵。多在晝漏。臣不知遊息深宮之際。何以爲存養夜氣之方。欲

讒清明。孰如義理。臣故曰寡欲莫先于務學。恭惟陛下。聖性虛靜。義理昭明。視臣所言。何啻白黑。臣愚欲望陛下。精擇名儒。置之講席。日與之講論經理。夜與之商搉古今。自此聖學日以高明。聖德日以光大。既有義理之可樂。自然物欲之難移。復于宴飲之間。漸爲裁抑之限。視尋常御酒之數。十分中減一二。漸減至三四。如此數月。必大有益。不特身之能愛。而德亦無不懋矣。保國寧家。孰大于是。

論續降指揮之弊疏　紹熙三年。

臣聞古之善治天下者。詳于用人。而略于用法。蓋法不過制其大綱。而君臣之間。相與講切者。惟擇人以付之而已。故所用無非才。而法亦恃以無弊。後世徒欲以法籠絡天下。左牽右制。一瘡百補。不勝其繁。而用人之際。鹵莽滅裂。一切不問。故人適足爲法之蠹。而紛紛改更。皆非法之眞敝。實人敝之爾。恭惟陛下。聰明憲天。不自克聖。寬洪盡下。言無不聞。近日天下利害。雖瑣細猥繁。亦得以上達天聽。然究其所言。類多責詳于法。而不求治于人。故朝下一敕。夕更一令。所謂續降者。殆不勝紀錄。曾不知官非其人。法亦徒設。奸吏舞弄。出此入彼。適足以亂吾法耳。故臣謂善治天下者。任法不如任人。變法不如變俗。使天下士大夫。皆持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之心。以莅官效職。則國家之法。何者非善。苟有所不及。亦必有以治之矣。臣之區區。願陛下與二三大臣。先講所以官人之方。無使資格得以容不才。薦舉得以行私意。移審度人情之心。以審度人物。變推行已私之智。以推行公道。則所用之人。必無不才。所居之官。必稱其職。雖以今日之法。爲天下蓋有餘矣。不然。臣未見徒法可以立者。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車駕過宮愆期視朝爽節章奏壅滯疏 紹熙四年三月。

臣備數校文。自入鎖闥。不通外內。財三十五日耳。既出試院。凡達于耳目之事。乃有甚可駭者。自一人之身。至于天下之事。或廢而不舉。自內庭至于外朝。若漫無綱紀之足恃。自大臣至于百執事。皆有栗栗不自安之意。軍達于行伍。民達于閭閻。其言至有不忍聞者。雖不足盡信。亦有不容不疑者也。詰其所以然。則不過陛下近不過宮。及御朝爽節。章奏不下。此其可指者耳。夫過宮。事親之小節也。今兩宮之情。如春風和氣。安有微隙。晨昏定省。少或不講。在父子眞情之間。何嘗較計此瑣瑣哉。但有不可得而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以爲偶然而已。視此似爲偶然。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陛下試觀大廷朝會。羣臣小不謹于禮。此豈眞有不畏其上之心。而朝廷之儀。不得輕貸者。誠以上下之分。恐因是遂陵遲故爾。吾以是責人。則人豈不以是望我。而可謂吾天性之愛。不翦翦于是。可乎。夫一不過宮。眞以爲有損于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于此一有不謹。無怪乎議者之云云也。何也。吾之所謂賃然者。誠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所見其果孝與否。孝經曰。敬一人而千萬人悅。夫敬之而能使人悅如此。則反是豈不足以招其怨且尤乎。竊聞近日臣寮抗章論奏。如出一口。彼誠不忍陛下父子初無纖芥。而遽遭此籍籍口語。故不憚斧鑕。傾心告上。非是羣臣看得此事太重。自是陛下待得此事太輕。此在陛下非有所難。抑何憚而不爲。而忍以一己動天下之疑。犯天下之議乎。至于御朝之節。自有法度。內之起居。則節于內侍。外

之起居。則節于閤門。陛下近日斥責內侍。微過必舉。所以此輩。寧無異心。陛下啓處之間。儻或爽節。不特避禍者。畏陛下而不敢言。懷奸者。未必不幸陛下而不言也。嘗讀庭燎之詩。至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然後知古之人君。固望其臣之來朝。而數期以待之也。至于詰朝。則使人問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則古者人君動止。皆以臣下爲節。今千官百辟。垂紳搢笏。儼然在庭。側耳警蹕。移晷不聞。所謂敬大臣。體羣臣者。果如是乎。縱曰。彼皆士大夫。必不敢怨其上。若持戟而衛殿階。操梃而扈屬車者。皆赳赳無識之徒爾。吾之所以服役之者。不特以利。蓋有義存焉。彼但見陛下事親在于過宮。治政在于視朝。陛下一不過宮。便以爲陛下不能事其親。一不視朝。便以爲陛下不能治其政。紛紛之議。此不足怪。彼心一動。邂逅之間。眞有可慮者。陛下不可以此輩戀斗升之祿。而以無能爲輕之也。若夫章奏所以達下情。苟非大臣。誰能日日進對。其他臣寮。所賴以獻替者。惟章奏耳。漢制凡臣下奏事。雖不行。亦必報聞。詔謂之報聞詔者。蓋欲其人知其言之已達也。主父偃上書武帝。朝奏。暮召入。其速如此。近日臣下奏議。多留中不出。若使事事得徹睿覽。其間有所去取。固未爲害。萬一奏入。去處或有留滯。陛下既不得知。臣下又直以爲其言不行。無從詰問。因循積習。漸致蒙蔽。緩急之際。豈不殆哉。此事陛下尤不可不關聖慮也。臣愚欲望陛下不間寒暑。無爽過宮之期。益嚴起居。無失御朝之節。凡有章奏。悉下大臣平章事屬機密者。自當關防。或有施行者。令其覆奏。如此而人心不安。人言不息。臣當受妄言之誅。臣聞近日臣寮。見陛下如此等事。頗動人心。往往多有諫疏。此皆是愛君憂國之深。惟恐陛下微有玷失。故捐身建策

不自顧惜。自非忠實。豈能如此。陛下雖容受聽納。未嘗少忤。然切身之事。人所難言。在朋友尙欲善道。而況于君父。臣慮他日小人。或有指摘此等臣寮。以爲暴揚陛下之過。則凡今日論諫。皆足爲罪。萬一出此。則人心愈動。將不止如今日而已。此事尤繫國家利害安危。臣故于是復瀝血以告。惟陛下財擇焉。

論羣臣進言當酌是非早賜處分疏　紹熙四年六月。以宰執給舍臺諫論列姜特立。陳源除命未回。特上此疏。時爲祕書郎。

臣以菲材。備數三館。月糜廩粟。無所補報。嘗伏自念。三館之士。在祖宗時。許以議政。比偕同列。僭上封章。待罪浹旬。未聞報罷。竊知聖德優容。必無訶譴。然而所論之事。亦無施行。訶譴不加。不敢自喜。從違未卜。實切私憂。臣仰惟陛下。自卽位以來。隆寬待下。虛己受人。聽納之勤。前古無有。只因近日二三差除。大臣執奏。給舍繳駁。臺諫論劾。未合聖心。反覆月餘。尙無予決。羣臣既不肯背理而徇陛下。陛下復不肯屈勢而聽羣臣。君臣之間。齟齬旣久。情意不通。易成睽阻。一日二日。萬幾沓來。設于其間。又有同異。展轉激烈。或貽威怒。則豈特羣臣之罪。不勝誅夷而已哉。陛下父母也。羣臣臣子也。子事父母。只欲其喜。豈欲其怒。父母怒則一家不寧。陛下怒則天下不寧。此臣所甚懼也。陛下聖度如天。萬萬無此。臣但見羣臣屢批逆鱗。恐其至是。是以願爲陛下先事言之。然臣亦非敢以臆說欺陛下也。臣嘗讀周公旦無逸之書。至篇之終曰。自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乎厥身。旦之此言。眞萬世帝王龜鑑也。夫所謂小人

怨汝詈汝者乃後世指斥乘輿之類其犯上瀆尊與抗疏陳諫者蓋不可同年而語矣而四君聞之反取之以爲德任之以爲愆然則怒安從而生哉儻不如四君之能聽則壽張爲幻之人必指其言曰此怨吾君之詞也此詈吾君之詞也人君不察從而信之則失爲君之道無寬裕之德其弊至于亂罰無罪殺無辜者蓋有之矣陛下慈仁覆物謙虛無我固當上擬四君然臣猶不免以壽張爲幻之人爲懼者誠不爲無見也劉向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羣臣之言陛下既疑而不聽則壽張爲幻者可以投間而起矣臣逆料其說不過有三必曰陛下之命羣臣執之不行是天下之事盡由羣臣不由陛下爲此說者是以唐明皇待陛下非忠臣也昔明皇欲加牛仙客尚書張九齡以爲不可又欲加實封九齡又以爲不可李林甫揣上意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于尚書明皇信之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明皇曰事皆由卿耶自是林甫進九齡罷而唐之治亂分矣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羣臣爲此不過欲歸過于上邀名于己耳爲此說者是以唐德宗待陛下亦非忠臣也德宗欲爲唐安公主造塔姜公輔表諫德宗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止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夫不善之事行之則爲過改之則爲名人君能改則名在人君人君不能改則名在諫者德宗終守改過之吝竟失從諫之名褊心忌克此豈陛下所欲聞乎又必曰號令已行不可復反是又以反汗之小嫌傷從諫之盛德亦非忠于陛下之言也臣請復以慶厤元祐之事辨之慶厤三年仁宗既除夏竦樞密使後用御史中丞王拱辰諫官歐陽修等十一疏追竦樞密使敕元祐元年哲宗除安燾知樞密院給事中王巖叟封駁

竟因辭免之章。令依舊職。此皆大臣也。尙不憚于改除。又何取號令之不可反乎。且羣臣獲仕淸時。固欲陛下躋祖宗之盛際。邁帝王之極功。身荷美名。主都顯號。偶有違拂。誠非得已。陛下諒其忠。則跼蹐恐悚。猶不自安。陛下不諒其忠。則流移轉徙。何所不至。寧肯不顧妻子。故犯君父之怒乎。陛下今日雖未有怒羣臣之意。臣恐譸張之說。萬一不解。則必有觸此機而動者矣。蓋人君胸中。當如淸水明鏡。一毫不留。乃得其正。四君之所以不敢含怒。蓋謂是也。臣愚欲望陛下恢廓聖懷。和平宸慮。以天下之理。察羣臣之言。酌其是非。早賜處分。或罷召命。或與外除。毋使譸張之說。能惑聰明。忠蓋之臣。或罹擯棄。實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乞議知院胡晉臣卹典罷曝書會議疏 紹熙四年七月。時爲祕書郎。

臣等聞書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古者人臣各揚其職。以輸忠于上如此。晉知悼子未葬。平公擊鐘而飮酒。宰夫杜蕢揚觶以罰師曠。蓋責其當言而不言也。臣等非材。充員三館。乃仲夏辛卯有旨令舉曝書故事。置酒館中。恩至渥也。臣等豈不以拜賜爲榮。屬以六月十三日。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卒于位。朝廷方議卹典未下。夫敬大臣。體羣臣。此陛下之本心也。羣臣若貪陛下飮賜之榮。致虧陛下軫卹之體。豈不有媿于蕢哉。是以願有言焉。臣聞祖宗優待大臣。備極其禮。至于死生之際。尤爲隆厚。端拱中。簽書樞密院事楊守一卒。上親臨哭。送終之禮。率加常數。咸平二年。樞密使曹彬病。上幸其第問之。踰月。彬卒。臨其喪。哭之慟。未幾。樞密使楊礪卒。冒雨臨其喪。礪舍在委巷中。乘輿不能入。至步以進。景德三年。樞密使王

繼英卒。上卽臨哭。賜白金五千兩。遣內臣護葬。併爲葬其祖父。寶元元年。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時上宴金明池。旣歸而奏訃至。卽趣駕臨奠。如此之類。不可殫擧。且景德中。嘗詔鴻臚寺入內侍省。太常禮院。羣臣當賻贈者。關移不得過兩日。慶厤中。太常又議。天子臨喪。禮不可緩。若奏訃在未前。當日出。在未後。次日出。其速如此。蓋君父也。臣子也。未有子喪而父不哀。君元首也。臣股肱也。未有股肱傷而元首不痛者。情之所鍾。政自應爾。臣等竊見胡晉臣卒已半月餘。而朝廷贈卹之典未下。陛下體貌大臣。無異祖宗。豈于死生。乃不遑卹。近者士覩之卒。卽日輟朝。未應聖心。賢戚遽異。人心惶惑。未免驚疑。得非大臣未敢以聞乎。抑太常不擧慶厤之議以告陛下乎。或鴻臚內省。不能守景德之詔乎。不然。何以至此。夫贈卹之典不下。在晉臣無所損。所損者國體耳。晉臣無所憾。所可憾者。累陛下盛德耳。況大臣在殯。而小臣燕樂。死者未贈卹。而生者蒙飮賜。其于傷國體。累盛德。尤不細也。臣聞仁宗因宰臣張知白卒。爲罷社讌。富弼以母憂去位。時晏成裕知禮院。亟言于上曰。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讌。以表優卹。仁宗從之。此陛下家法也。搜攷典故。以備討論。此三館士之職分也。臣等輒冒昧緣事以請。欲望聖慈詔大臣早議胡晉臣卹典。所有曝書會讌。乞照天聖年間罷社讌故事施行。庶幾典禮之行。各當其宜。上可以無愧于祖宗。下可以免譏于天下。惟陛下留神垂聽。取進止。

乞車駕過重華宮疏　紹熙四年九月。

臣聞大學之九章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古之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

國者。如此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此者也。恭惟陛下。嗣無疆大厤服四年于兹。講求治道。非不勤至。然而風化未興。習俗日頹。閨門乏雍穆之風。郡國多陵犯之變。遠未暇言。姑言其近。御史臺朝廷綱紀之地。而羣不逞敢奪人其中。驅擊于市。餘杭縣去行都纔百餘里。而無賴之人。輒登縣治而逐其長。秀州私販鹽者。巡檢捕之。反縛巡檢而殺士伍。其無忌憚至此。耳目習熟。以爲故常。循循不已。禍將益大。不可待之爲小變而不顧也。國家法令明備。若使此等可以法治。則人固畏之矣。法密而人不畏。此非法之罪也。大學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陛下抑嘗自反矣乎。書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又曰。民不靖。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古之聖人。非是彊認以爲己責。理固如此。易曰。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然則欲使君臣上下。各盡其分。豈無自而然耶。恭聞壽皇聖帝之事高宗也。備極子道。其始受禪。欲日一朝。高宗不可。于是下倣漢制。月六朝焉。已而高宗復難之。始展爲四朝。然不朝之日。晨昏定省之禮。飲食上下之節。寒暑温凊之宜。無不聞之。雖有南北宮之不同。而父子嬉嬉。如處一堂。自舜文而後。事父母盡其道。惟壽皇而已耳。此皆陛下所親睹。想當時宮闈之間。委蛇曲折。求所以悦夫親者。陛下又皆心得之。外庭不得知也。至今天下稱頌壽皇之德。必指事親爲第一事。以壽皇之事高宗如此。則陛下之事壽皇。當有以過之而後可。若纖毫有所不及。則天下之責必至。蓋壽皇之于高宗。與陛下之于壽皇。又不同故也。陛下自卽位以來。供養三宮。未嘗有缺。止因前歲聖躬不和。于是過宮稍稀。夫過宮固事親之末節也。今日三宮之情。如春風和

氣何嘗計此然有不可已者陛下事親自視孰與周文王文王朝王季且日三焉而陛下歷月不過宮可乎是不可委之于偶然而已以是爲偶然而弗恤則其他以偶然而罷者亦必猶是也夫稍不過宮直以爲有損于孝固不可然今世之所謂孝者曾不過如此等事于此有不謹無怪乎人之輒以議己也何也吾之所謂實然者誠未有以大信于人則捨禮文之間抑何以自見乎且父母之愛其子不論貴賤其情則一人至晚年愛子尤切倚門之望豈獨閭巷之人哉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疑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此亦壽皇恐人得以竊議陛下故爲陛下辭責于人此蓋壽皇美意必非不願陛下之來也陛下儻疑壽皇不喜陛下之來鑾輿何不一往以嘗之上可以感動慈親之意下可以解釋國人之疑今日壽皇愛子之心人莫不知而陛下事親之心人猶未信自去年陛下不過宮得之道塗之議籍籍可畏不知曾有舉以告陛下者否似聞宰執侍從臺諫亦嘗泛然有召亂致禍之言已而竟不過宮言遂不驗然亦幸而不驗爾今日不可以其言之無驗而遂忽之也臣所以欲有言于陛下而必首及近日數事政欲陛下知人情已動不得不警爾抑又有大可憂者焉臣聞之道塗皆謂兩宮之情頗不如舊疑間之隙漸覺有形此雖小人見陛下久不過宮有此擬議然臣以事揆之亦有不容不疑者陛下既舉慈福慶壽大典自合奏稟而陛下不行此一事也陳源乃壽皇所迸逐之人而陛下錄用之此二事也壽皇近失長婦若庶人見父母晚年遭此憂戚亦必親唁之而陛下不往此三事也積之不已其疑愈深卻恐因循遂成阻隔此豈細事哉竊聞嘉祐治平之間英宗母子

攜貳已開．內臣任守忠等．間諜之于內．大臣則韓琦．富弼．侍從臺諫則呂誨．司馬光．王疇等．調停之于外．當是之時．小人惟欲其離．君子惟欲其合．天錫我家．社稷有福．二聖英睿．既不惑于小人之言．而諸臣懇惻．又足以動天性之愛．所以天下禍亂．無從而起．蓋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指爲家事．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深憂者．陛下外無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小臣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兩宮豈堪有他疑哉．方今廷臣無不知此．每至聚首．動色而憂之．然臣嘗竊聞其議論．皆未有忠實爲陛下謀者．或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誰無親．親所當事．奚待人言．言之適足激陛下之怒．不如聽之．天理自還．爲此說者．委陛下爲不足與言．此最不忠之大者．或曰．此亦非言語論說所能動．獨有壽皇降意以就陛下．或可回爾．爲此說者．是又欲僥倖陛下一出．以厭人情．而不知其誤陛下尤甚．倘爲此舉．在壽皇固慈矣．然倒置如此．于陛下得爲安乎．使韓琦．富弼．呂誨．司馬光之徒．當今日臣知其獨有事親不可不孝一說告陛下．必不委曲回護．反累聖德．如諸臣者．臣實慕焉．臣竊觀陛下近日所爲．視中庸九經．已犯其五．臣之所欲言者．蓋不止此．此特大學九章中之一條最大者也．惟陛下幡然改圖．一新聖德．使綱常之間．了無所愧．不特可以息禍亂．又且可以致太平．初無拘礙牽制．在陛下反掌之易耳．何憚而不爲也哉．干冒宸嚴．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取進止．

止堂集卷三

奏疏

論小人疑閒兩宮乞車駕過宮面質疏 紹熙四年十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天聽。臣聞人主不可有所疑。疑則天下之情壅遏而不通。天下之事廢格而不舉。其爲害至切也。故歐陽修嘗奏疏仁宗皇帝曰。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治。而常至于亂。莫不欲明。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于好疑而自用爾。夫好疑而自用。其弊乃至于昏亂。修之言非過也。情既壅而不通。事既廢而不舉。則理固應爾也。恭惟陛下。聰明睿智。度越常主。忠信誠慤。孚于天下。羣臣獲事休明。自非病風喪心。安敢輒以昏亂二字。重誣聖世。適自今歲以來。朝廷機務。多疑不決。宰執侍從臺諫。皆陛下委以心腹耳目之寄者。言輒不行。金字牌專一報機速軍事。尋常郵傳文書。莫此爲急。亦復委之不信。雖無昏亂之形。而有昏亂之理。有識者固已憂之。然其事皆有迹可攷。一日清明。蓋不待頃刻。而可以一言辨之不難也。惟是重華之朝。累月不講。閭閻竊議。其言萬端。多出揣摩。類不可信。逮至九月二十二日。忽自南內徑罷過宮指揮。而後羣臣始知兩宮必有所疑。不然。陛下天性至孝。不應于至親父子。恝然相忘如此。臣聞之道塗。陛下宮闈之間。上自中宮。下逮嬪御。或遇生日。其大者則必有所宴集。其小者亦必有所錫予。蓋不如是。則人情必有不安。寧有慈福誕彌之月。而不親舉萬年之觴。壽皇聖節。近在朝夕。而進香故事。

又復不舉。以臣揆之。陛下非大有所疑于中。必不若是。然壽皇之于陛下。乃親父子。親父子復何所疑而至此乎。臣觀自古帝王親父子嘗有睽阻者。惟舜而已爾。其父至欲殺之。其母若弟又從而設爲機穽以圖之。至難處也。然舜未嘗疑其父。亦未嘗怨其母與弟。惟夔夔齋慄。負罪引慝。自今觀之。舜之事親。古今莫加焉。豈有罪可負。有慝可引也耶。而舜猶如此者。非僞爲也。其心以謂吾事父而不得乎父。卽爲罪與慝矣。故書紀其祗載見父。而父旋有允若之應。夫舜之祗載以見其父。眞情實意所從而感發之機也。使其不見詆。敢望其允若哉。今之時非舜之時也。舜處其變。陛下處其常。舜爲其難。陛下爲其易。計時揆事。舜豈敢望陛下。然舜能處其變而陛下乃不能處其常。舜能爲其難而陛下乃不能爲其易。獨何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臣雖愚戇。固不敢謂陛下不能爲舜之事也。邇者羣臣抗章。無不切至。而天聽穹窿。未見昭格。此固羣臣孚誠有所不足。詞語有所未明。然臣竊料。必有植此疑根于陛下之胸中者。見外庭紛紛有奏疏。將千方百計誤陛下之聽。使陛下不省羣臣之言。未可知也。比亦聞宣諭宰執侍從以所疑之故。而一時無有忠實懇惻。能啓迪聖心者。是以其疑至今未解。臣方聞有此宣諭時。雖竊喜陛下推赤心以待臣下。不示形迹。而又竊憂其遲回不決。必將益甚也。何也。陛下父子。豈復有疑。爲此疑者。必有人焉。其人聞陛下將與羣臣剖析此疑。則其心必如沸湯。惟恐陛下父子一見。天性復還。則前日間言。反將爲莫大之禍。臣料此人。自此將益爲間諜。妄指形似。重惑聖明。使陛下不復出。激怒聖父。或傷陰陽之和。乃適其意。然陛下獨不思萬一如此。彼之計誠遂

矣。陛下豈不負天下萬世之責乎。臣甚爲陛下惜此也。昔潁考叔以遺母之意感鄭莊公。卒能復莊公母子之愛。李唐山人亦以愛女之心感唐肅宗。而不能通肅宗父子之情。其機一也。而應否異者。莊公無人間之。而爲肅宗父子之間者。李輔國輩尚在左右故也。然則羣臣之言。不能感陛下。豈不類是哉。雖然。陛下既因是人而起是疑矣。一旦欲使遽釋其疑。固甚難也。何也。未知陛下所疑者何事。而無以辨之。則固難望陛下之幡然也。臣嘗聞陸贄有云。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于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于見疑而不與辨。惟明與辨。乃治疑之良藥。臣竊觀陛下多疑。皆始于不喜明辨之故。然外庭之事。羣臣尚能爲陛下辨之。乃若父子之間。非陛下自辨之不可也。臣愚欲望陛下。肅命鑾輿。亟朝重華。反躬自咎。極其誠意。盡以所疑之事。面質之于壽皇。壽皇見陛下如此。必將感發慈愛。懽然相接。盡以所疑。明辨之于陛下。臣殆見陛下父子。自此天清地寧。日光月潔。當無一毫之間可窺矣。方今兩宮睽異。落落難合。而臣知其必可合者。以父子天性。不可泯滅。但恐隔而不通。則無如之何。若陛下感于此。壽皇必應于彼。視影響形聲猶爲不速也。反昏爲明。轉亂爲治。直在陛下。他人安能預哉。臣但能爲陛下言之而已。惟陛下念之。干冒宸嚴。臣下情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論陳源間諜兩宮亟宜斥逐車駕往朝重華以息謗騰疏紹熙四年十一月。

臣輒瀝血誠。仰干淵聽。臣備數三館。無補公上。比隨同列。疊抗封章。陳乞陛下過宮。幾至煩黷。臣于十月十七日。又嘗獨上一疏。謂陛下久不過宮。必有所疑。而植此疑者。必有人焉。深恐其益爲間諜。欲乞車駕

早過重華親辨其事意雖誠懇詞實荒疎不足以稗補聰明實深憂懼至十月二十六日忽聞陛下遣宰執詣重華奏事雖未見鑾輿順動而已知父子情通至次日降過宮指揮閭閻之人破涕爲笑聞之道路皆謂陛下嘗明諭大臣以小人間諜之語將有行遣人皆謂陛下父子自此當歡愛如初矣而臣實未敢以爲喜也何也陛下既明諭間者姓名而大臣不能正其罪間者不去則陛下過宮之期必不可必矣蓋天下之人皆願陛下過宮其不願者不過此三數小人其平日造作疑阻以間疎陛下之父子者不知其幾何矣一旦陛下父子相見豈不憂其言語之敗乎豈不憂其罪戾之及乎臣嘗見陛下臨朝與羣臣語及過宮未嘗不動色及入中禁卽變其說是以知左右之惑陛下者衆而陛下之父子終未得相見也既而果聞中輟不勝憂懣臣不敢保惜首領終爲陛下明言之臣在闕門之外詎能知爲陛下父子間者果爲何人耶抑爲何事耶臣但見自昔間人父子者皆必有故遠則與慶之事猶有明皇結歡父老召宴將臣之可指近則靖康之事猶有徽宗不發遞角截留兵卒之可疑壽皇自揖遜以來何嘗略有此等痕迹陛下試舉間者之言一一質之于外臣知其必妄無疑矣臣不知陛下所以久蓄此疑而不決者果何故也耶臣知非陛下不欲決但數間者不欲決耳陛下早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早獲罪一日陛下遲決此疑一日則小人必遲獲罪一日陛下若但蓄此疑而不決只是爲此數間者匿此惡而不使之敗陛下不忍于數間者以受天下之謗而乃忍于壽皇以成數間者之釁乎然臣亦恨陛下未有忠實首公勇敢任事者爲陛下辨此疑任此事也今日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以調停重華臺諫暨百執事但能仗父

子之義。以責望陛下。至于疑間之根。盤固左右者。略不敢一語及之。曾不知此疑根未除。雖至情有所不能通。雖大義有所不能舉。譬如陰沍之雲。凝結未散。非疾風動蕩。盡力掃除。安能使太清廓然。皎日復麗哉。臣區區愚忠。誠不忍陛下爲此數小人者。受天下不義之名。如此也。故終日忘食。終夜忘寢。思有以告知陛下。十月十六日之疏。猶未敢誦言之。今事急矣。不得不言矣。竊見今日內間諜兩宮者。固不止一人。惟見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日復遭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禍。必自源始。方源未進之時。雖陛下過宮已疏。然源之進也。政以知陛下此疑已動。而其黨之進源也。亦欲陛下此疑愈固也。源輩既在宮中。臣知陛下之疑。未易可解。蓋其膽大敢爲欺罔。機深能爲狡獪。陛下飲食居處。皆將投以所疑。重華往來問訊。皆將指以爲疑。或陽請陛下之出。而陰尼陛下之行。或名爲畏懼壽皇。而實以激怒陛下。千方百計。神出鬼沒。雖不可得而窮詰。而其情狀意態。不過是數端而已矣。大要只欲陛下父子。終不相見。而後其志始遂矣。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謂其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今日有父子而間絕之。則其于君臣何有哉。陛下儻以斯人爲忠。則臣有以驗之矣。始李輔國之欲間肅宗父子也。張后與焉。既而父子暌異。輔國得志。卒之殺張后。而致肅宗亦隨以亡者。實輔國也。陛下自今觀之。間人父子者。豈不可畏也哉。今陛下久不過宮。而道途紛紛。議及中殿。陛下以爲誰實爲此。宮禁之事。祕不可聞。所以騰播于外者。皆此輩爲之也。今日如此。後可知矣。司馬光嘗論高居簡。以爲置居簡于肘腋。恐令陛下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寧。臣見源輩。實不殊此。故臣愚欲望陛下。亟發威斷。斥逐陳源。以謝天下。然後肅命夔與。亟朝重華。負罪引

慝以謝壽皇使陛下父子歡然宗社有永豈不幸歟若陛下以臣言爲愚妄不足採取卽乞放歸田里以畢餘生陛下旣已赦臣不可使臣爲小人所陷不勝忠憤懇切震慴悚恐以俟威命之下

進內治聖鑒疏紹熙五年正月時爲起居舍人

臣聞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之哲王出而照臨萬國必有宏綱大紀以貽憲厥後然其道不過自內以刑外正本以及末而所謂刑名度數政事法制有不在察察然也自秦以來惟務以法制下凡治人之具求之已詳而分內之事所謂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悖謬特甚蓋有不忍道者也三代以後惟漢唐號爲小康其間賢君猶愧于此然則治道之不如古無責耳矣惟我祖宗受天明命拯亂傾否具有本末度越中古不止一事而先民推其所以致豐大之業者必以家法言之范祖禹曰自三代以後未有若本朝家法者也呂大防當元祐時嘗侍邇英講讀因進曰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蓋由所立家法最善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事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皆尙華侈本朝宮室止用赤白此尙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闈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力哉亦欲步歷廣庭稍冒寒暑爾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此尙禮之法也至于虛己納諫不好畋獵不尙玩好不用玉器飲食不貴異味止用羊肉此皆祖宗家法足以致太平者臣嘗因二臣之言欲採摭祖宗家法類爲一書而遐方賤吏不見國史傳聞小說不敢盡

信抱此志願。半世莫伸。昨蒙陛下官之成均。成均舊有國朝會要。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錄本。因得竊讀。于是祖宗修之身刑之家者。可以略見一二。遂妄編次。以成一書。取監于先王成憲之義。名曰內治聖鑒。其目則略循會要之舊。其事則多本長編之書。一時名臣奏請有足裨補聖治者。亦復採錄。間有愚見。輒復論著。遺逸差謬。不敢謂無。然而區區二臣憂國愛君之心。竊庶幾焉。謹繕寫成編投進。以備乙夜之覽。取進止。

附日記。初紹熙五年正月十一日。直前奏事。進內治聖鑒。有旨東華門內引。其日。上御小閣。既奏聖躬萬福訖。上顧而笑曰。新除後都不求對。久欲見卿說話。因謝上除命超躐。諭云。此官朕須待有學識人方除。乃奏云。臣前日力辭新命。正緣學疎識淺。不敢當此。再三謝訖。復奏云。臣先任國子監丞日。准御前有旨。下本監取資治通鑑長編。臣隨卽繳進。因奏國子監本。不如祕書省本。後又聞有旨取祕省書本付講筵。所節錄竟未曾成書。上乃顧所進內治聖鑒云。此乃是長編節本耶。奏云。長編若節。非十數冊可盡。臣但將祖宗家法。集爲一書。以備乙夜之覽。上云。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遂讀進書劄子。讀劄子至呂大防說處外戚之法處。上云。祖宗待外戚最嚴。此處便不可容易壞了。奏云。陛下聖諭極是。祖宗不輕委外戚以權任。亦是愛養親戚之道。又納進書表。因奏云。臣之此書。大抵宦官女子之防尤嚴。此輩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上云。不到得。

論人主當動循天道疏（紹熙五年正月進。聖旨同日第二疏。）

臣聞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聖憲天者也故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無一事而不與天同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息而不與天通也洪範以五事次五行而驗之以庶徵要之以五福六極豈彊爲是牽合哉猶人之一身氣作于內則動于容貌形于顏色者皆是物也寧有二乎恭惟陛下愛人如天之溥博臨事如天之專直陟降左右與天爲一和氣致祥宜如影響然自去秋以來大異數見星變地震生毛雨土赤眚作于夜黑子見于日大率相去數日輒有一事當是時人皆皇皇然爲陛下憂之而臣則不以爲憂何也見天之不忘陛下者甚切也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尙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欲止其亂也無異父兄之于子弟雖譴怒訶責若甚可畏其意但欲使之成人耳苟能因是以恐懼修省乃進德之實地也此臣所以不以爲憂也及至十一月望日車駕過宮人情歡豫其晝晴寒夜忽飛雪又兩日而日中黑子頓消當是時人皆欣欣然爲陛下喜而臣則不敢以爲喜何也臣于此見天與陛下脗合無間陛下動靜語嘿豈可少有不合于天乎神宗皇帝嘗禱雨而應富弼奏曰修德致雨其應如此萬一于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此臣所以不敢爲陛下喜也臣懷此欲告陛下久矣茲蒙異恩擢置右史脫落資格躐而進之荷天之寵無以爲報惟念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陛下一言動之善臣皆得記之以爲世法陛下一言動之不善臣亦得記之以爲世戒作而不記臣固不敢辱其職然書而不法臣亦豈忍舉其職而使陛下遺萬世之辱哉記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

守至正。夫正天道也。古之王者。能守天之正道。政以巫史卜筮瞽侑諸臣。實左右之。少有不正。諸臣皆得警懼于王。非諸臣固欲拘檢于王也。王實藉之以自拘檢其身也。後之史官。君舉必書。謂之善于其職則可。謂之忠于其君則未可。近世記注之官。許以直前。使得獻替。此意蓋甚美也。與其必書以懲其失于後。孰若熟諫以救其失于先乎。此臣區區之心也。臣愚欲望陛下反躬自省。動循天道。欲如天之剛。則無所牽制。不屈于欲。欲如天之健。則兢兢業業。不敢怠荒。如天之中。則每事循理。不倚一偏。如天之正。則一出至公。盡絕私意。由是一而不二。則爲天之純。由是養之益和。則爲天之粹。由是而無所不致其極。則爲精而與天渾然矣。陛下端拱無爲。而守之于上。臣等靖共厥職。而欽承于下。君臣之間。雍雍熙熙。豈不休哉。萬一陛下未能以道制欲。則雖欲諸臣箝口結舌。以苟取容。亦有所不可。蓋人主天也。人主有一毫不與天相似。而其臣不諫。則爲不能以天事其主。此乃不忠之大者。臣不敢也。惟陛下察焉。

附日記。又口奏云。臣幸備員記注之官。日侍清光。伏見祖宗待記注官。不獨責以史事。元豐以前。多令兼諫院。元豐定官制之後。雖不令兼諫院。然許以直前奏事。卽是責之獻替之職。臣自此或有愚見。不敢輕具劄子。只乞引對奏陳。上云。甚好。有事但來乞對。

乞申飭奏事臣僚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疏紹熙五年二月、

臣聞古者王前巫而後史。史官侍于王所。當不遠也。唐貞觀初。仗下議政。史官猶得執筆記之于前。本朝元豐中。嘗議臣僚前後殿登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于治體者。元祐中。復令邇英講讀罷。臣僚留

身奏事。亦許記注官侍立。近時此等制度。皆已不舉。獨有臣僚對罷。錄所得聖語。報記注官一節爾。然前後因循。或稱無所得聖語。是使載筆之書。多所逸遺。陛下明謨睿斷。隱而弗彰。史官失職。莫此爲甚。臣竊見本朝歐陽修嘗奏請自今後。前後殿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出。面錄聖語。臣愚欲望聖慈用修之言。特加申飭。每遇前後殿臣僚奏事退。許當日侍立官。就殿門錄所得聖語。其有內引者。令移文取會。庶幾記注得以備載。俾聖謨洋洋。嘉言孔彰。無愧三代。不勝幸甚。

附日記。是日復口奏云。臣竊見起居注。每于車駕過宮月分。必書某日車駕詣重華宮。慈福宮。起居。如不出。卽書云。恭承壽皇聖旨。免到宮。如一月不出。卽四次如此書。又如陛下去年半年不出。卽如此書。幾三十次。恐非所以示後。自此望車駕每月一再朝北內。上云。誰如此書。對云。起居注乃繫日之書。每日陛下舉動皆合記。況是車駕講定省之禮。安得不書。上云。旣是壽皇有旨教不來。只直書。對云。雖是壽皇有旨免到宮。陛下卻豈可不去。今日以雨泥免。豈無晴日。今日以暑熱免。豈無涼日。今日朝士大夫。見車駕不過宮。尙不知因由。何況天下。今日獲親事左右者。尙不知因由。何況書之史册。以貽萬世。恐累盛德。臣獲居近列。惟望陛下盛德日新。凡所記注。使皆足以垂法萬世。乃是臣之志願。若萬一書之史册。或反貽後之譏議。臣實不忍也。上云。須著去。早來丞相亦說來。已盡說與丞相了。須去。須去。因再三勉贊。

論剛斷得失疏　紹熙五年三月。

臣恭惟陛下自卽大阼。五年于今。廣覽兼聽。隆寬盡下。自古願治之主。克己自勵。勉彊欲爲而不能者。陛下爲之無難焉。眞所謂有能政治之資者也。然搢紳之間。竊議聖德。猶以剛斷不足爲恨。羣臣進對。必有以是告陛下者。臣不知其說爲如何。但見陛下期年以來。施爲稍異。若示人以不可測者。政事擧措。稍不循節奏。進退臣下。頗不事禮貌。意所欲用。雖給舍屢繳而不可回。意所不欲。雖臺諫彈擊而不可動。宦寺任職于中禁。而不用誥命。內廷取財于總司。而特免錄黃。如此之類。未易悉數。其始羣臣爭之而不能得。其終陛下行之而不復疑。一時操縱自我。予奪自我。仰窺聖意。必自以爲能駕御臣下。而權綱在我矣。然而紀綱隳廢。廉恥刓滅。陛下雖快一時之意。而不知實爲異日之憂。蓋紀綱隳廢。則國制亡。廉恥刓滅。則士氣奪。國制亡。則禍亂所由作。士氣奪。則緩急不足恃。此臣所甚懼也。夫人君而無剛斷。誠不足以宰制萬物。統御萬方。然所謂剛斷者。豈以事自己出。人不我違之謂哉。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去是而捨非。去邪而用正。故謂之剛。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斷。然則剛斷者。蓋謂于是非邪正之中。有所辨別而能執持者是也。寧有是非不問。邪正不分。而獨任己見。以爲剛斷者乎。不知誰爲此說。臣深恐其誤陛下也。臣竊觀今日陛下所爲。不過以勢屈羣下。使之從己而已。夫人主其威雷霆也。其重萬鈞也。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夫誰敢不從。然陛下無徒喜其從也。從者未必非禍。違者未必非福。孔子曰。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不可不察也。陛下勿謂今日恬嬉無事。可以肆意。臣仰觀天象。則變異屢作。俯察人情。則輕

浮易動。官府無嚴重之勢。小人有凌慢之心。無異駕腐舟。泛滄海。所幸風濤未作爾。正紀綱以立國制。勵廉恥以作士氣。臣謂陛下朝夕在念。猶恐不及。而況可敗之耶。乃若陛下剛斷不足。臣亦憂之。然此不可以彊作也。臣願陛下講學以明理。循理以攷事。理既明于胸中而不可惑。則斷自明于事外而不可移。此三代盛王所謂勇智。而後世賢后所謂明斷也。惟陛下察焉。

因禱雨論車駕不過重華宮無以消弭災眚疏紹熙五年三月。

臣恭聞二月二十三日有旨日輪侍從官一員。詣天竺寺禱雨。臣雖庶官。次亦當行。臣于今月四日齋戒夙興。奉將淵旨。跪辭致敬。惟懼不虔。然朝廷祈禱以來。臣竊觀天意。未見感通。纔雨卽風。纔風卽晴。常若有散之而不得合。格之而不得下者。訪之諸處。皆未浹洽。農事已過。旱勢可憂。臣自服職杜下。凡四閱月。已兩被旨禱雨天竺。皆無昭格。此蓋諸臣誠敬不足。不能仰達宸衷。合被譴訶。理無疑者。然臣竊伏自念。水旱之災。何世蔑有。靡神不舉。具有憲章。若成湯之桑林。周宣之雲漢。無非反己自咎。精以徼福于神。蓋未有祇事祈禱。以冀感通者也。臣竊聞仁宗皇帝。每遇水旱。必露立仰天。痛自刻責。盡精竭慮。無所不至。而韓琦猶謂陛下欽順上天之誠。可謂至矣。其于消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琦所謂消伏災眚之道者。卽書所謂惟先格王。正厥事者是也。當是時。廷臣多持此論。故景祐元年旱。李淑歸咎于爵賞過優。康定元年天久不雨。龐籍以謂費用奢廣。出納不嚴所致。二臣之言災異。亦異乎漢之諸儒矣。然概之格王正厥事之說。則誠有此理也。富弼謂天地人本是一氣。氣既相貫。氣動則應。人君欲攷天地災祥。以是察之而

已。臣竊觀今日所以不雨，所以召此者，雖未易數，然其大者，未有若過宮者也。臣非彊自牽合欲得陛下因此警懼。幸聽臣言。實緣天人相與。理政如此。夫匹夫之賤。孝于父母。猶能致天降甘露。地涌美泉。設或不然。禍亦視此。而況陛下據億兆人之上。則其勢力感通。必視億兆之衆。蓋不止如匹夫而止也。陛下豈不見去歲未過宮之前。黑子見于日。赤眚作于夜。既過宮之後。瑞霖忽降。災變盡消。感應之理。其速如神。則臣以爲今日不雨。在于不過宮。豈過也哉。且向來無雪。固常禱而不應矣。去歲之雪。乃因不禱而得之。陛下非不禱也。禱于壽皇。卽禱于天竺也。今不一定省于北宮。而但懇祈釋氏。使釋氏無靈。則已釋氏有靈而眞可禱也。臣知必監陛下事親之念。必不監陛下命臣之旨也。何也。兩宮不和。則天下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天地不和。則釋氏雖欲彊雨以應陛下之求。將不可得矣。蓋天地和則雨。未有不和而雨者。陛下一念儻回。則和自陛下而生。一念不回。則和自陛下而乖。顧釋氏何有哉。陛下儻不聽臣之言。非特不能得雨于釋氏。陛下今歲郊祀。合祀天地。而不先求夫所以得天地者。臣尤以爲憂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謂之明察者。蓋無毫釐不盡之謂也。于父母有不盡之心。則于天地有不盡之心矣。此心儻有毫釐之不盡。尙何以事天地乎。此臣又非特爲不雨而言也。情出迫切。言詞狂悖。天威咫尺。俯聽誅夷。惟陛下財幸取進止。

論宰執陳乞過宮當賜聽納疏紹熙五年四月。

竊見近日廷臣自宰執至于百執事。陳乞陛下過宮。不知幾疏。皆不蒙聽納。至一日之間。舉朝求去。自古

及今。蓋未聞有此等事也。臣謂陛下見此。必加省察。乃聞宰執開陳。聖怒叵測。夫陳善閉邪。人臣之職分也。羣臣獲事休明。偶見陛下過宮稀闊。恐虧孝道。故畢力開陳。庶幾感悟。雖詞語狂悖。舉措輕脫。然究其中心。則皆有忠愛君父之意。若以古人之法揆之。不惟當容受聽納。又當獎勸激勵。然後士氣可振。國勢可安。而陛下反有含怒之意。將大有所懲戒。此則臣之所甚憂者。用是昧萬死一爲陛下陳之。臣竊惟今日之事。憂陛下者。指小人以爲間。順陛下者。指君子以爲激。夫以臣事君。或出于激。此固不可。然有輕重焉。君子雖激。猶爲愛君。小人之間。直損君德耳。陛下至親父子。若非有間。寧至于是。羣臣但見陛下久不過宮。人情洶洶。不勝憂懣。只得以大義勉陛下。小人必曰。若如此而出。是陛下本不孝。因羣臣而後孝也。本其意。止欲固其間言。使不至于敗而已。陛下乃從而信之。可乎。設若陛下不聽羣臣之言。終于不出。亂或由是而生。則昔投間于陛下者。又未必不推爲羣臣之激有以使之也。而陛下又加怒于羣臣。可乎。小人始以間誤陛下。而終以激殺羣臣。豈不重失天下之心哉。陛下試觀二十二日聖駕不出。舉朝求去。如出一口。此豈有形役而氣使之者。蓋出于其心之同然。故不期而動如此。陛下以是推之。則自此舉止動息。若稍不順人心。其應又豈止此。而陛下不懼。可乎。臣觀陛下近日所爲。多拂正理。惟有容納讒直。闊略狂狷。所以人心未離。若更于此路稍加荊棘。則陛下大事去矣。陛下豈不思此等本何所爲而不容之乎。此等不過少忤陛下之意。陛下若遂去之。則順陛下者進矣。陛下抑思今日之事。忤陛下而欲陛下全事親之孝者。爲愛君乎。順陛下而欲陛下失事親之孝者。爲愛君乎。陛下但與羣臣較從違。而不與天下較

逆順。臣雖至愚。未敢以爲然也。陛下疑之益甚。則兩宮不合。既爲君德之玷。諸臣得罪。卒兆國家之禍。是未可知也。陛下若聽羣臣之言。父子如初。不惟聖孝光明。上紹虞舜。羣臣亦得安意奉職。共登太平。豈不休哉。國家安危。羣臣禍福。繫此一舉。此臣所大憂也。惟陛下念之。取進止。

止堂集卷四

奏疏

論車駕大不過宮無以舉記注職守疏紹熙五年五月。

臣輒冒萬死。仰控忠懇。臣本無才術。謬司記注。近數奏論過宮稀闊。載筆難書。書之則臣不知愛君。不書則臣不知守職。書與不書。臣皆有罪。是以抗章自劾。陳乞竄逐。聖恩寬大。俾復故官。威命一臨。踽踽就職。陛下既未許臣以去。則臣安得不復修其官。用敢冒昧條舉一二。陛下事親。禮有常數。設若壽皇有旨免到宮。臣猶可書也。四月二十二日。初無免到宮之旨。而陛下不出。使臣如何書耶。尋常問安。偶免到宮。猶可書也。五月七日。既以壽皇聖帝聖體不和。遣官奏告矣。旋有旨免到宮。使臣又如何書耶。然初八日免到宮。既云有壽皇聖旨。猶可書也。今月十五日。初無免到宮之旨。在朝羣臣。累請問疾。乘輿已駕。道路已清。而復不出。使臣又如何書耶。十九日。爲壽皇服藥。肆眚天下。連日都人顒望翠華之出。不啻望歲。而陛下晏然不動。使臣又如何書耶。然此特見之關報之粗者耳。若夫道路流傳。至有不堪聞者。臣雖不得而書。計必有野史書之。其言但有增加。必無隱諱。傳之後世。重累聖德。臣實爲陛下惜也。臣竊見近日羣臣請陛下過宮者。不止一人。或將順。或正救。或解釋其疑。亦不止一說。言語忿激。引類褻慢。殆不可恕。而陛下受之。曾無難色。一入內庭。其意卽異。果何爲而然哉。是必有誤陛下者也。然誤陛下者。不特間疎陛下

父子而已。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儻非羣臣忠愛陛下。誰敢及此。今陛下外雖受其言。而內實背之。是必有謂羣臣舉不足信者也。謂羣臣舉不足信。則是又疎間陛下之君臣矣。羣臣但見壽皇春秋已高。多近醫藥。恐陛下因循不見。或成不可追之悔。故勸陛下太急。小人知陛下父子天性。終必復還。惟恐羣臣之言入。而陛下之天性復也。故誤陛下愈深。想其爲說不一而足。臣觀近日壽皇遊幸。而陛下無所效獻。壽皇服藥。而陛下不及省問。陛下豈忘此者。是皆內侍輩自愛已甚。惟恐陛下疑其輒通重華消息。故不敢以告。致陛下事親之禮少虧。今小人又欲以此離外庭之臣。使外庭之臣。鉗口而不敢言。則陛下父子終身不可見矣。豈不痛哉。彼小人者。既離陛下父子。又離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于上。內外不得通。禍亂不得聞。此其意欲何爲。而陛下不悟乎。若此等事。法皆不利于陛下之身。而陛下冒行之。臣實痛心疾首。不曉其故。以陛下聰明睿知。纖悉必察。何獨于此略不省覺。蓋小人誤陛下已深矣。彼但使父子恩意之間。一日損于一日。如履淤泥。一步深于一步。則不待更加讒毀之言。而陛下自不能已。可不謂慘耶。然以臣觀之。父子之性。出于天命。安能終于暌。惟患聖心不回耳。聖心一回。臣以爲處此甚易也。夫木本不衰。有蠹則衰。一去其蠹。木如初矣。父子本無暌。有間則暌。一去其間。父子如初矣。陛下今若翻然悔悟。將平日爲間之人。揚于王庭。明正其罪。則向來陛下父子之間。小有所不及之事。蓋有任其責者。又何足累陛下哉。臣愚欲望陛下平心下氣。少察所親。無使父子之恩。絕而後悔。小人之間。遂而後悟。天下之亂作而後圖。則無及矣。惟陛下速爲宗社念之。臣爲右史。輒及陛下父子之間。自知必干天誅。然陛下之意不回。則臣

之職終不舉。是以率意極言。無有所隱。惟陛下幸赦其愚。取進止。

附日記云。是年五月癸未。後殿起居。乞直前奏事。閤門報止。引梁侍郎。起居彭舍人。別日宣引。因思連三日不得直前。乃不離班位。鞠躬奏云。臣爲右史而不得直前。有忠言而不得達上。惟有叩額龍墀以明臣心。因伏地叩頭久之。血漬龍墀之塼。後起奏云。臣啓陛下。事急矣。陛下爲人誤。陛下既不納臣之言。臣當拜辭闕廷而行。乃于袖取出劄子。置龍墀上。再拜欲出。知閤門事韓侂胄傳旨。令舍人上殿奏事。乃趨出易鞋赴班。侍立竢宰執奏事退。遂陞殿奏云。臣蟻虱小臣。仰犯威怒。罪當萬死。仰蒙陛下寬仁。復賜引對。容臣奏事訖。下殿謝恩。上云。素知卿忠直。卿理會甚事。奏云。今日之事。無大于過宮。臣自三月十九以後。累有奏疏論此事。未蒙開納。今再有劄子奏陳。上云甚好。逐段開陳。上皆以爲是。且云須著過去。奏云。陛下在外庭與羣臣言及過宮事。聖意更無齟齬。且與之約爲定日。及一轉入御屏。此意便別。此必有人誤陛下。不然。必不至此。上首肯之。然聖意終未回也。是日余同知因開陳過宮疏。閣淚告上云。適來如右史彭龜年叩額龍墀。以致忠懇。臣子到此。豈是得已。言之甚切。

明堂大禮議（紹熙五年六月）

六月二十八日。准吏部牒。承紹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劄子。禮部太常寺狀。准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今歲郊祀大禮。係在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喪事內。可改作明堂大禮。禮部太常寺檢照國朝典故。卽無梓宮未發引及未祔廟親行明堂大禮禮例。欲乞朝廷下侍從臺諫兩省官

禮官同共詳議施行伏候指揮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令赴御史臺集議右臣聞之禮經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而有大喪則廢所以致壹于喪也及其既殯則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蓋天地社稷死者之所尊不敢以卑故廢其所尊之禮蓋所以全致壹之義也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升遐今已二十一日而主上尚未過宮成服天地之理將不立而尙何郊祀明堂之有況天子之喪葢塗龍輴而紼者其韜之索也謂之越紼云者謂天子當親在殯之時未嘗一日離左右惟天地社稷之祭則許踰紼以從事爾今主上尚未臨重華之喪則何越紼之有越紼且未合于禮而乃欲議郊祀明堂之孰從臣不知其可也臣謂今日集議當先議所以仰回天意一出過宮以成喪禮竣喪禮既成然後議此庶得允當謹議奏聞

請御殿施行畫一疏　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愚見不敢求對謹具畫一奏聞一竊聞御殿有日此事須是先具一奏奏知太上皇緣陛下卽阼已近一月而父子尙未相見想聖心亦不能一日寧也直須一兩日納一起居奏一問達與不達令泰安宮提舉官收作一處在太上皇左右若一日聖體平和見陛下念父子之心如此勤切亦必感動今已擬一起居奏檢乞就來日便賜親札差人申奏泰安宮伏乞睿照一陛下今御正殿受朝羣臣政當以向來晚出爲戒前日車駕出朝泰安自宰臣以下立侍殿廷已覺稍久必是內侍循習舊弊先報催班候得班齊卻來奏知所以致此欲望睿旨御藥院閤門如遇朝殿候車駕御後幄方喝排立候宰臣已到班位方

喝班齊車駕卽時御殿。仍駕出駕興早晚。亦先定一時候。謂如五點駕興。攢點御殿。使內外執以爲節。無不夙興暮之過。不勝幸甚。一自陛下卽位以來。羣臣章疏。朝奏暮達。下情不壅。誠爲天下之福。但聞邇來臣僚章疏。亦有不下者。若是已達御覽。其言未合聖意。亦合付之外廷。便議可否。不應留而不下。使未達御覽。必是有人隱匿。此豈可不立法以關防之耶。臣愚欲望睿旨通進司。每日臣僚所上章疏。當晚具一單子進呈。開列項目。如某人劄子留中。卽乞御批一留字。如某人劄子付出。卽不須批。卻以此單子封付三省樞密院檢察。免爲小人壅蔽聰明。上累盛德。今具單子格式奏聞。伏乞降付通進司。逐日依此開具進入。一臣僚上殿。或有進呈劄子。竊聞舊制。遇臣僚奏事訖。駕興入內。內侍官卽便收拾劄子。當御前入一黃袋。就封于御屏後。便請御押。入內付與直筆內人。伺候進呈。庶免遺墜漏泄之患。伏乞睿照。一御殿之後。欲乞聖旨閤門。按日輪引侍從臺諫官一員奏事。候引侍從臺諫官畢日。次引卿監郎官以下轉對官。庶幾在列之臣。皆得一望淸光。雖登極以後故事。若從特旨施行。不待有司啓請。尤見聖主不倦接納之意。右謹具進呈。伏取進止。

辭免中書舍人劄子　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二日。准省劄。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中書舍人。日下供職者。臣聞命自天。措身無地。竊惟右掖代言之職。政藉明一哉之心。況當聖主嗣位之初。更應用斐然之士。要使訓詞之溫厚。必資道術之通明。苟非其人。適足爲累。伏念臣頃叨科級。不以詞章。素乏雕蟲之能。焉識演綸之體。猥緣末學。嘗

附初潛由此推遷恐誤差擇仰惟皇帝陛下始臨大寶廣攬羣英寧無緯國之文可修播告何必備官如古首進凡庸欲望睿慈亟還成命改畀賢者庶穆師言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伏候敕旨

再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七月十三日准省劄以臣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威命洊臨不勝悚懼臣近常進對親聞玉音爲潛邸人恩例當候壽皇聖帝祔廟畢日施行臣已仰贊陛下卽阼之初示人不私之意如此伏念臣嘗叨潛邸講讀今日忽有此除若冒受之是失陛下前日宣諭之美意實自臣始臣所以逡巡退避不敢祗受臣前此累有劄子陳乞補外未蒙朝廷施行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收回新除恩命與臣一在外差遣庶使天下知陛下用人以公不爲新政之累不勝幸甚伏取進止

三辭免中書舍人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今月十四日准尙每省劄以臣再辭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臣控辭懇惻尙閣俞音不避天誅再三冒瀆臣近于陛下登極之日卽聞宣諭初政以收召人物爲先如朱黨陳傅良皆合召來次日同沈有開進對又復及此臣竊贊嘆陛下始初清明登進人望若用人每每如此何憂天下之不治自此以後召命遷除日日有之多慰人心固無可言及十二日潛邸講讀官五人竝蒙遷進臣亦預焉物議遂生矣臣竊見自古人君卽位之初政是力行好事之時多爲潛邸舊人攀附爭進遂致給舍繳駁臺諫論列內虧上德外紊朝綱所關匪細也是以英睿之主必先留意于此竊聞唐太宗卽位

之次月房玄齡欲進官秦府舊人太宗以爲不可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若太宗可謂以天下爲必者矣臣自備員講讀以來豈止望陛下爲太宗所爲今若貪榮慕祿致陛下有媿于太宗則臣之罪大矣欲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早賜處分若陛下未能俯聽臣言自此必有援例以請者陛下拒而不予則彼將有辭予之則倖門之開實自臣始臣下忍也惟陛下留神思之從臣所請以尼倖門不勝幸甚取進止

乞入內朝見奏事劄子（紹熙五年七月）

臣輒有奏稟臣見今月二十七日以後外廷臣僚累有表請御殿臣緣陛下卽阼以來幾及一月未曾一面清光不勝臣子戀慕之情欲望聖慈許臣入內朝見庶可奏知亦得陳過宮定省之禮不勝幸願之至

論人主用心立德用人聽言四事疏（紹熙五年八月上時爲侍講）

臣仰惟陛下始初清明宵旰圖治用心懇惻視古願治之主不足多也萬口一辭皆謂太平可以立致而臣區區之愚獨有憂焉臣聞伊尹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公告成王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臣謂今日政陛下之初也如子之生或善或惡皆在今日是可不兢兢業業自貽哲命乎夫用心有義利立德有誠僞用人有邪正聽言有是非此乃命吉凶命歷年之所自出者陛下于此政當審所取捨一有不謹吉凶便分臣敢爲陛下條列陳之惟陛下垂聽臣所謂用心有義利者大學推明明德于天下要其極不過于正心而心之正不正則繫乎所存義利之

間耳。何謂義。曰。出于吾心之誠然而不能自已者。是已。何謂利。曰。不出于吾心之誠然而有爲爲之者。是已。且如孝于父母。是吾心不能已者也。義也。若以不孝于父母爲父母之所譴責。爲天下之所譏議。而後爲之。則是有爲而然。而非義矣。以至親親。尊賢。子庶民。臨天下。亦莫不爾。故臣願陛下凡所舉措。凝神熟思。果非有爲爲之也。則此心之動。無非義矣。涵養推廣。無使間斷。果有爲爲之耶。則此心之動。無非利矣。抑遏止絶。無使發露。如此等事。時時有之。但當使一日之間。一念之發。有所爲而爲之事漸少。無所爲而爲之事漸多。積久習熟。自然去王道不遠矣。何謂立德。有誠僞。誠者。實理也。凡事從實而爲之則爲誠。不從實而爲之則爲僞。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夫作德之所以日休者。以其實也。作僞之所以日拙者。以其不實也。惟其實。故患難中爲好事。逸樂中亦爲好事。爲之初不待勉彊。不爲亦不必遮護。此所以日休。惟其不實。故時暫爲好事。久則忘之矣。見人則爲好事。無人則忘之矣。雖勉彊而終廢。雖遮護而終敗。此所以日拙。不特如此而已也。實則常自處以不足。故聽言納諫。惟恐不及。不實則好示人以有餘。故文過飾非。無所不至。臣仰惟陛下純實之性。出于天稟。與臣等語。前後可覆。此固有帝王之資矣。然今日既發大寶。則非前日比也。聲易恣于耳。色易恣于目。安逸易恣于肢體。芻豢易恣于口腹。耳目口體之欲一縱。則惟恐迹著而人知。人知而議己。則前日之實。反爲不實。不可知也。此臣所甚慮也。故臣謂陛下欲保前日之實。必杜今日之欲。欲不縱則君道實矣。君道實則天下安矣。何謂用人有邪正。臣聞富弼曰。人主無職事。惟以辨君子小人爲職。于君子小人不能辨。則人主之職廢矣。然自古人君。孰不欲近君

子遠小人哉。卒之各賢其臣。不自知覺。以君子爲小人。以小人爲君子。如漢元帝者。總總也。仰惟陛下潛德王邸。固以知人爲難。臣嘗記陛下問臣畢竟君子小人如何辨。臣告陛下曰。中庸所謂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者。此知人之要法也。故人君必先治己之情性。而後能知人之情性。故情性與君子近。則所用者必君子。情性與小人近。則所用者必小人。人君欲辨君子小人。莫急于治性情。所謂治性情。則臣前所陳是也。何謂聽言有是非甚矣。言之難聽也。以爲利或害焉。以爲善或惡焉。人君如之何其辨之也。夫民衆聽之則聖。獨聽之則愚。聽言者能以是察之。思過半矣。故云。公共之言易識。私獨之言難信。傳曰。公生明。偏生暗。又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政謂是也。今人君出而與宰執議政。既出則有給舍省臺諫論列。何從而不公。入而與近習論政。既入則直以一人之意行之。宰執不能回。給舍不能繳。臺諫不能論。何從而不私。陛下天錫睿智。超冠百王。初臨大阼。想無此患。但以舜之聰明。而猶堲讒說。則在陛下其可不謹耶。臣前日親聞玉音宣諭講筵事。謂內侍輩有諒闇罷講之說。陛下卻而不聽。此葉公所謂不以小謀而亂大作。此社稷之福也。臣願陛下聽言一一如此。則何憂天下之不治。雖然臣之所陳。雖曰四事。其實一原。陛下儻能立此心以義。則養德必誠。用人必正。所聽之言。必無不是。故臣謂陛下今日所最要者。在于以義立心而已。然義最難精。心最難正。陛下方增置講讀。緝熙聖學。願與諸儒熟究之。日就月將。以爲惠福天下之本。不勝幸甚。

論人主當理性情疏　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人主莫大于理性情理性情而王道畢天下可得而治矣昔漢元帝卽位之初匡衡首以此爲言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強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夫治性繫于人主而衡乃及巧僞之徒者蓋正直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懼從而救正之巧僞之人知君性之偏則以爲喜從而逢迎之故欲治性者必知天欲知天者必知人若能知巧僞之人而不爲其所惑則性可得而治矣如衡可謂知言者也臣仰惟陛下聖性質直至誠無僞此三代令主之所難得而漢唐以來賢主之所未有者惟是傷于太急臣侍潛邸講讀之暇每以爲言亦蒙陛下和顏開納不以爲非今旣踐大寶則嘖笑之間治亂所繫尤與昔日不同今日若急則所傷多矣易稱君德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書稱舜曰御衆以寬稱湯曰克寬克仁寬與急爲對者也君德尙寬則急非君德矣舜湯稱寬則急非舜湯所尙矣蓋言急則難信行急則難久令急則難從政急則難斷此安可不戒臣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每事從容惟近日進退人材之際微傷于急則人已不安矣及察其黜陟先後則若有成畫操縱取舍則若有機數傷急之中又損陛下質直之性臣恐有巧僞之徒誤陛下也臣嘗敬讀學宮之詔曰不植黨與此言何爲有哉此必有所自矣自古小人欲空人之國者必進朋黨之說陛下亦記潛邸所講元祐紹聖之事乎夫能言人之黨者此人必有黨但欲黜君子之黨而後其黨始可進耳此語一出令人寒心陛下臨政未兩月而小

人已能以此惑陛下。則必是因聖性之急耳。急則輕信。輕信則易惑。易惑則小人之計行矣。臣願陛下從此遇事。毋臨之以急。而寬以察之。自然聰明必能照見情僞。則知近時之舉爲是爲非。當不待辨而自判矣。臣備員勸講。其職以養君德爲先。偶有愚見。不敢不盡直言。狂率罪當萬死。臣下情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論人主求言問學當務實疏紹熙五年九月。

臣聞君道尚實。君道實則天下安矣。君道不實。則天下危矣。恭惟陛下纂承大統以來。凡有訓詞。人皆傳誦。而質直之性。又出天稟。向在潛邸。嘗親書司馬光務實之論。日夕披玩。聖心所存。蓋可見矣。唐虞三代之治。人以其言而溯其心。知其必可以至無疑也。然臣今日猶有務實之言者。亦有說爾。臣觀近日求言之詔既下。士大夫所上封章。竝付後省看詳。令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不爲虛文。則陛下求言固欲實也。然今已一月。所得于臣僚封章者果何事。臣近日嘗乞再令後省擇其有益于聖德者。逐一編類。以備采覽。亦不蒙施行。則求言之實。似不足矣。講筵久開。當講之日。早晚兩上不講。則日輪二員。以備訪問。則陛下問學。固欲實也。然自開講之後。直日之官。未聞宣召。則問學之實。似不足矣。故臣區區。欲望陛下自茲以往。出一言必求其信。行一事必責其效。毋使人謂徒事虛文。以欺天下。不勝宗社之幸。取進止。

辭免吏部侍郎劄子紹熙五年九月。

臣今月二日。准尚書省劄。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吏部侍郎。日下供職者。臣聞命驚惕。莫知所容。伏念臣受

材不長。賦性甚戇。自登班著。每觸危機。幸際休明。數辱甄擢。曾未一歲。已歷四遷。寵榮猥來。進用太暴。多取名器。公論不容。反揣凡庸。慙德無限。恭惟皇帝陛下。虛己求治。爲官擇人。有如東曹當用一世鑒裁之士。豈謂不肖。乃有貳卿銓綜之登。況卽眞除。尤非近例。不特誤陛下知人之哲。抑亦動天下好進之心。使臣貪榮。獲罪必矣。臣愚欲望聖慈收還成命。改畀時髦。庶穆師言。少安愚分。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辭免吏部侍郎劄子　紹熙五年九月。

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新除吏部侍郎恩命。特降詔書不允者。臣控辭懇切。淵聽難回。溫詔丁寧。寸心益懼。敢避訶譴而憚布陳。重念臣素抱愚忠。久蒙睿鑒。有懷未盡。此志便違。豈忍欺君。徒欲徼寵。蓋陛下今日用臣太驟。處臣太高。而臣跡太危。臣分太滿。挾此四太。其能自安。庶幾一言。儻或垂聽。凡居右史。必攝掖垣。近或朞年。方始眞擢。有如弱植。乃辱徑除。已爲不次之遷。每切踰涯之愧。未越兩月。又貳三銓。有何勤勞。獲此寵數。若謂軫念舊僚之故。則其叨竊名器已多。除授旣輕。僥倖必啓。此臣所謂用臣太驟一也。臣入朝未久。流輩甚多。有昔爲同列。而今尙爲郎。有近在其上。而忽反在下。較其才學。則百不及一。計其名位。則卑途踰尊。在朝廷必有積薪之譏。而小臣亦負維鵜之誚。身爲法從。而物望如此。人皆賤之。則國體奈何。此臣所謂處臣太高二也。臣性憃愚。動輒忤物。世路艱險。直反見疑。況司演綸。嘗有駁論。雖荷聖明之聽察。然積仇怨以滋多。臣雖不顧身危。何以報國。此臣所謂臣跡太危三也。臣本州縣碌碌之才。無

朝省衰衰之望。一承農扈之後。屢貢外補之章。請之益勤。進之愈驟。自知盛滿。必有咎殃。近日以來。舊疾數動。方欲投誠于君父。將祈息影于邱園。忽有此除。恐不免禍。此臣所謂臣分太滿四也。有一于此。求全已難。上不獲譴于天。下必貽怒于衆。陛下雖欲用臣。而恐不得其力。臣雖欲報陛下。而無所效其忠。反覆以思。踧踖無據。但有再三之請。仰祈萬一之從。俾去銓曹。不干公議。或于經幄。尙許備員。卽頂踵于生成。誓糜捐而報塞。所有恩命。臣未敢祇受。

論經筵講讀不當以官職雜壓爲序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輒有誠懇。仰干淵聽。臣素無學術。叨侍經幄。朝夕凜凜。大懼無以稱塞。伏見中書舍人陳傅良。煥章閣待制朱熹。竝除侍講。而臣忝爲吏部侍郎。班著偶在二臣之上。臣之學問。委是不如二臣。經帷講讀。政當以學問高下爲差。不當以官職雜壓爲序。兼臣照得傅堯俞任吏部尙書兼侍讀之日。以翰林學士承旨蘇頌兼侍讀。班序在堯俞之下。堯俞以頌國之老臣。學識貫通。非堯俞比。遂乞邇英進見。居頌之次。且以竝侍經幄。事異外廷。崇德尙齒。足以風勵天下。爲說。其奏見堯俞集中。臣愚欲望聖慈許臣如堯俞之請。當講之日。令臣班傅良熹之下。非特使臣愚分少安。亦于公議爲允。取進止。

論車駕過宮編類章疏等事奏 紹熙五年十月。

臣以氣疾再作。伏蒙聖慈賜告將理。至今累日。未能一望淸光。講筵旣開。不得入侍。每念及之。神爲之懼。臣雖抱疾苦。不敢忘國。偶有愚見。輒畫一開具。仰裨聰明。伏乞睿覽。一竊見近日雨澤太過。諸處水發。有

淹浸去處百姓間被陷沒非小故也至今陰曀日甚雨意未止欲望陛下精禱禁中反躬自咎以期感應仁宗每遇水旱多在禁中祈禱不事虛文此陛下所當遵法者也其有合拯卹事件亦聞羣臣各有奏請朝廷見議施行臣區區之愚更望陛下親御宸翰批付三省朕自卽位以來大風爲災霖潦交作諸州又有旱暵去處皆朕不德所致夙夜不遑康寧今年明堂大禮乃是尊承太上皇詔旨非朕敢以涼薄矯舉以祭可令有司于祝册赦文之中備述朕反躬自咎之意仰祈景貺惠福生民庶使孚誠旁達可幾昭格一二十四日車駕必朝泰安宮若聖意欲徑造寢閣積此至誠當能感動親心但臣愚見欲乞陛下至日朝見之時如太上皇帝喜悅卽少款曲侍左右若微有不悅卽乞陛下爲宗社大計且略行禮而出伏乞睿照一連日輪對官所陳劄子必有仰合聖意者更乞施行二三凡臣庶所上封事雖已有旨降付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上之三省臣愚欲乞陛下再批付三省令下後省將封事中有益聖德之事編類成册進入以備省閱庶幾或有所補亦使天下知陛下求言不爲虛文不勝幸甚

乞進忠讜遠邪佞奏　紹熙五年十月時爲接伴使

臣伏自初九日陛辭初十日出國門十一日至秀州十二日夜至平江府從此按程前去不敢住滯迓客一事自有故常不足重廑聖慮惟是自離國門見沿塗積潦淹浸民田目卽未收之稼已不可救已收刈者多用竹木架閣在田連日積陰不解雨勢未已亦必損爛百姓乏食全望粳麥以相接續而田水不去天霽未期設使麥不入土民無所恃流移饑莩斷不可逃陛下罪己求言倒廩賑給固足以上感天意而

災變未消。實有可懼。臣愚欲望陛下明詔大臣。講求親切及民之事。共致懇切事天之誠。有事求實。不爲虛文。登進忠讜。以壯陽德。斥遠邪佞。以消陰沴。庶幾聖德又新。天心昭格。臣遠去闕廷。輒因目所親睹之事。封置以聞。仰助陛下寅畏干冒天威。無任戰慄。

貼黃

臣竊見漢元帝時。日眚無光。弘恭。石顯等。皆指以爲周堪。張猛用事之咎。及斥堪。猛。復有日變。元帝乃召昔言咎在堪。猛者切責之。陛下遇災而懼。不愧宣王。然臣誠恐小人別有指陳。上惑天聽。施行或謬。恐未免爲元帝之悔。臣願陛下聽言之際。更加精察。擇是而從。不勝幸甚。